

闻天

J. Lacey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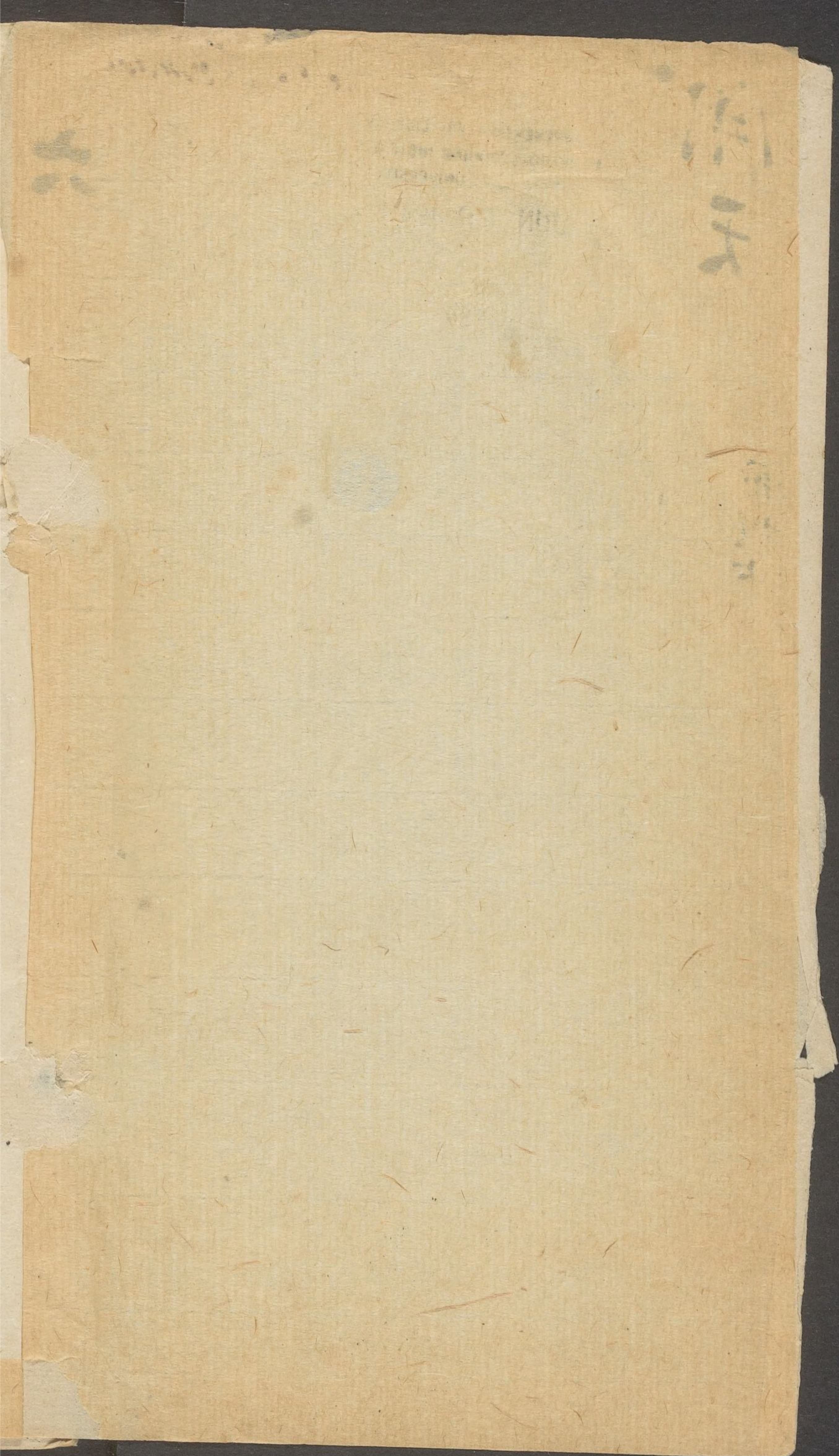
JUN 29 1949

六

2 vol

Vol 12

帝禮士



新刻按鑑編纂開闢衍繹通俗志傳卷二

五岳山人周游仰止集

靖竹居士王鬻子承釋



伏羲畫卦定天下第九回

却說太昊伏羲氏

言位在東方象日月之明故稱太昊昊明也伏而化之謂

之伏義也其母乃燧人氏之女也名諸英住于華胥

史記誤作羲母名華胥非華胥地名今陝西藍田縣一日閒嬉遊入山中

見有一巨人足跡羲母以脚履之

履者踏也將雙脚踏入巨

人足跡內自覺意有所動忽然虹光罩身遂因而有

娠懷十六箇月。生帝于成。純縣名今陝西鞏昌府成州即其地也

長成三十有六歲。首若蛇形。身長三丈六尺。能

仰觀星象於天。俯察山川於地。人民感戴推之

為君。木居五行之首。以木德繼天而王。風為姓

衣服旌旄旂節。皆尚青色。建都于宛邱。地名今河南陳

州有太昊之墟者是也。天子所居皇都。都總也。言天子總會諸侯人民之所也。帝居位。

上合天心。下合人望。以共工氏名為上相。柏皇

氏名為下相。朱襄氏。昊英氏。二人常居左右。栗

陸氏居北。赫胥氏居南。昆吾氏居西。葛天氏居

東陰康氏居下。

五臣名

已上文武諸臣各秉賢良。

伏羲帝命分理宇內庶務。而政大治。帝教民作

網罟。捕魚蝦以贍民用。又教民養六畜。以充庖

厨。備爲犧牲。享神祇。萬民歡悅。又稱帝曰庖犧

氏。帝一日陞殿。羣臣拜舞已畢。兩班侍立。帝曰

人皇氏定男女匹配。不至淆亂。誠乃萬世不易

之法也。但要明其嫁娶。行其儷皮

乃成雙也

之禮。通

媒妁。

妁者媒人斟酌二姓可否

方可以重人倫大典。羣臣奏

請曰。何以爲通媒妁嫁娶之義。帝曰。通媒妁者

凡欲娶人女。必先用一人爲媒。去女家說合。爲之通媒妁也。以女從夫曰嫁。取女爲妻曰娶。欲定其親。當先行儷皮之禮。以合配偶。方重人倫大典。卿等謂其何如。羣臣咸對曰。聖哉斯言也。帝見奏大悅。卽命曉諭天下人民。俱依此禮而行。羣臣皆退不題。却說中皇氏蒼頡生。四目有睿德。能書。及長。登陽墟之山。涉元扈洛水之汭。陽城元扈洛水俱在河南府界一日有一霧龜負一丹書前來。蒼頡一見拜而受之。袖入家中。朝夕讀誦。遂能

通天地之變化。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山川
鳥跡龜文。指掌而別文字。文字成。天雨粟。神鬼
夜號。一日太昊帝陞殿。羣臣侍立。帝問曰。昨者
上天雨粟。鬼神夜哭。此主何事。蒼頡出班奏曰。
臣至元扈洛水之汭。忽見一龜從河而起。負有
丹書。臣取回家開讀。遂而悟得別成文字。天爲
雨粟。鬼爲夜泣。不想驚動聖上。臣該萬死。帝聞
奏大喜。問曰。此丹書何在。蒼頡奏曰。臣帶在此。
正欲奏知我主。不意皇上下問。言罷卽於袖中

取出丹書進上。帝於御案上展開從頭至尾一
一觀。翫問曰。卿得此丹書。悉解其中之意味否。
蒼頡奏曰。臣頗識之。帝曰。內中何謂。頡曰。內皆
教人以書。制六體文字之式。帝問曰。何謂六體。
頡奏曰。一曰象形。夫象形者。謂日月之類。以象
日月形體而爲之也。二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
字兩用也。三曰指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
上。人在一下爲下。人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以
指事也。四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爲信。止戈

爲武會合人意也。五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
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六曰諧聲。謂形聲者
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他日
天下義理。必歸於文字。彼時文字。今如篆隸是也。文字必歸
於六書矣。帝聞蒼頡之奏。滿心大喜。曰。卿可將
此六書。更加詳解。朕着臣下抄寫傳之。教臺命
布教天下。民得文字。如眼重明。此卿萬世之功
也。蒼頡并羣臣皆頓首拜謝而散。蒼頡卽日增
補六書。以代結繩之政。帝卽勅命教臺抄錄。布

於天下。人民得以識字。皆大懽喜。而天下文字自此始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龍馬負河圖洛書 第十回

却說太昊得蒼頡丹書。發下教臺抄傳示天下。

代去燧人氏結繩之政。燧人氏朝以結繩伏文。字今得文字去其結繩。

帝一日召羣臣曰。寡人賴卿等相輔天下。今稍

清平。今削木為琴。面圓以法天。底平以象地。龍

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時。五絃象五行。

長七尺二寸。按七十二候。用絲繩為絃。絃二十

有七條。命之曰離徽。上以通神明之覬。下以合
天人之和。絙爲三十六絃之瑟。與民脩身理性。
反其天真。卿等以爲可否。羣臣皆叩首曰。臣等
愚昧。願我主教之帝。卽發式命。木匠用桐木削
斲。依式而造。頒賜天下。衆臣皆退。天下士民領
式。咸去製度。各相傳授。無不歡悅。天下琴瑟自
此始。帝一日陞殿。羣臣朝畢。忽午門外流傳警
報。至帝命宣入。俯伏山呼畢。帝問曰。汝報何事。
報人曰。臣居近孟津河邊。河中忽然大漲。波浪

滔天。水中有一巨獸。似龍非龍。似馬非馬。浪裡飛騰。人民驚息。一方弗寧。民故特來奏知。帝聞奏言曰。此乃何物如此。女媧氏奏曰。似龍似馬。皆吉獸也。又出於河中。必主有佳兆。我主宜排駕備香案前去。同羣臣觀之。便見端的。帝准奏。卽命排駕同衆臣至河邊。只見河中洪濤巨浪。波中一獸。踏水如登平地。大體似馬。而身有鱗。高八九尺。有兩翼。形類駱駝。背上負一朱箱。面上有四字。乃河圖洛書。帝一見。命擡香案至前。

親自同羣臣禮拜。帝祝曰：朕治天下數百季矣。若朕有過罪在朕躬，望龍神息其波浪，無害於民。帝方祝罷，只見風恬浪靜，龍馬遂負箱直至河邊。帝見之大喜，曰：蒙神頓息波浪之勢，可負箱至岸。如內有益民之物，乞神點頭三下。朕即取之。若是不然，端立勿動，朕不取也。那龍馬聽帝言語，即連忙點頭三下。帝心甚悅，即命女媧氏向前取之。女媧氏去河邊，取起負箱。那龍馬復馳入河中，沒而不見。霎時波浪平息，帝隨于

河邊拜謝。命夫扛箱同衆臣回朝。帝坐於殿上。言曰。朕蒙河神賜此丹箱。不知內有何物。今宜焚香叩首禮拜。同衆臣開箱看是何物。衆臣曰。我主之言是也。卽命安排香案。帝焚香叩首畢。衆臣亦各禮拜。命女媧氏於當殿上。挈開箱蓋。帝同衆臣取出視之。乃河圖洛書畫成八卦。變爲八八六十有四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內又教人作甲曆。甲曆者。始于甲子。終於癸亥。干支相配。爲十二宮辰。六甲周而天道之。

事備矣。歲以是紀而月不亂。日以是紀而時不
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數。四季以是紀。東西
南北而不惑。一年分十二月。一月分三十日。按
日分十二時。一時分八刻。依河洛推筭。則年月
日時定矣。帝同羣臣覽畢。君臣皆大歡喜。羣臣
叩首奏曰。前代三皇。雖開世道。有恩於民。但世
尚洪荒。而文明猶未開。顛蒙猶未啟。我主今得
先天卦爻。而興教寔萬世文明之主也。帝曰。卿
等之言。雖是朕今不惜勤勞。將八卦變六十四

卦定東南西北。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教民決嫌疑。定猶豫。便民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開物成務之學。天地秘造之機。朕爲之洩盡可乎。衆臣聞帝言各皆大喜稽首奏曰。今得我主不惜勤勞。有費聖心。一至於此。自三皇以來。未有盛於我主之治。而成萬代之規模矣。帝大悅。各賜筵宴而散。帝作成先天卦爻變法。頒行天下。後在位一千一百一十五年。壽一千一百五十歲而崩。伏羲

氏之後有十五氏。女媧氏卽位。十四氏爲諸侯。

禮記天子歿曰崩。王者尊居民。上謂其歿如從天墜地。故曰崩。

總釋曰。原天地消閉。惟西天佛地不滅。天地雖消閉千萬劫。西天亦復如是。如西方無佛。則天地永閉矣。無有開闢有不滅之西天。故有天開地闢之時。自盤古氏以至天皇地皇。皆西天佛子降世。以立萬物。至於人皇之世。天氣上定。地氣下凝。上清下濁。天氣冲下。地氣冲上。天地之氣交媾而成萬物。然有止處。

故人在其中矣。何也？人秉中和之氣而生，清濁相通，男女分焉。清氣多者成男，濁氣多者爲女。清濁混雜者，卽成禽獸魚蟲之類。餘氣分散入地，結爲草木。至太昊之世，尚有如此之類。則履跡觀虹，夢交而生育者，難以盡紀。直至女媧氏之時，絕無異產。皆秉人生，則有男女陰陽交媾而生。禽獸亦秉雌雄而出。夫伏羲之治天下也，用蒼頡之文字，以代結繩。得河圖洛書，以畫八卦，變六十四卦，定年月。

日時以分晝夜制婚姻嫁娶之法姓氏之異
削桐爲琴絙絲爲瑟作荒樂歌養六畜今皆
祖之無爲而政化若歲之有春若日之初出
若太羹玄酒之有滋味此伏羲所以爲五帝
之首君而萬古文明之會肇基於此非天生
聖君使治萬民直到于今受其賜也

女媧興兵誅共工 第十一回

却說女媧氏係女身乃伏羲氏之妹同母所生
生而神靈面如傅粉齒白唇紅身長二丈五尺

幼及聰慧長佐兄正婚姻媒灼嫁娶之禮以重萬民是爲神媒帝愛而敬之伏羲氏崩羣臣推女媧氏卽位號爲女皇建都於中皇之山羣臣朝賀畢女皇賜筵宴而散却說共工氏名康回者原爲伏羲上相後封爲諸侯鎮守孟河康回生得面如黑鐵髮似朱砂身長二丈六尺徧身皆毛目若朗星深明天文任智自神得觀河洛之數自謂水德真君乃以水紀官師欲壅百川隳高湮卑洪水遍地巨浪滔天大興兵馬作亂

不來中皇

名地

朝帝以害天下。都邑震驚。人皆鼠

竄。女媧氏設朝。孟河鄰境守臣告急。近侍奏知

女皇曰。今康回造反。何人可以征之。羣臣奏曰。

共工氏得先君傳授深明卦爻。又兼神通廣大。

若往征之。必我主聖駕按臨。方可殄滅。女皇依

羣臣之奏。卽命柏皇氏爲左先鋒。央皇氏爲右

先鋒。大發精兵十萬。御駕親征。殺奔孟河而來。

天下征戰自此而起

孟河守卒飛報康回。康回聽罷。連忙

升帳。喚集左右牙將。點起人馬。出城排下陣勢。

兩陣對完。康回出馬。頭頂爛銀盔。身披龍鱗甲。
罩上皂羅袍。腰束獅蠻帶。手持大桿刀。坐下烏
龍馬。只見陣門開處。柏皇、央皇二馬齊出。柏皇
生得面如火。棗目似銅鈴。身長二丈九尺。膊闊
四圍。手拈長鎗。身騎赤馬。央皇生得白面長髯。
身高二丈八尺。手執開山大斧。金甲白馬。指定
康回。齊聲大罵曰。矯誣上天。娛于湛樂。淫泆其
身。不思先君之德。肉齒未冷。卽行不義。殘害生
靈。是何道理。今日御駕親征。天兵到此。汝逃何

處。早。早。下。馬。受。縛。解。見。天。子。免。得。目。下。傾。生。勿。
得。後。悔。不。及。康。回。大。怒。答。曰。先。君。非。我。安。得。有。
天。下。汝。等。有。眼。無。珠。不。尊。我。爲。君。立。一。女。子。豈。
不。被。天。下。人。笑。罵。乎。二。將。聞。言。心。中。大。怒。各。持。
兵。器。殺。來。康。回。忙。以。刀。相。迎。三。將。交。鋒。兵。刃。並。
舉。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那。三。疋。馬。左。右。盤。旋。那。
三。員。將。團。團。廝。殺。只。見。各。各。精。神。倍。健。大。戰。有。
五。十。餘。回。合。康。回。詐。敗。而。走。二。將。不。捨。一。直。追。
來。康。回。大。喜。正。中。其。計。立。時。念。動。真。言。咒。語。一。

望孟津之水。四邊滔天而來。勢如奔馬。女皇之兵不能站立。皆拋戈棄甲。大敗逃走。柏皇、央皇忙來保駕。望朝中而走。損去兵馬大半。溺歿者甚多。康回亦不追趕女皇。於是得脫。漏夜還朝。

祝融氏大戰康回 第十二回

却說女皇因親征康回。人馬大敗回朝。次日陞殿。與羣臣曰。先君去世未久。康回不守乃職。反亂天下。孤昨與兵征之。又致不勝。如今之計何以處之。央皇出班奏曰。此非臣等兵力不敵也。

康回深明卦爻之變。神通廣大。能涌水爲助。臣等故有是敗。女皇曰。似此奈何。央皇曰。我主放心。臣聞人皇之世。有祝融氏者。人皇封爲諸侯。歌諧神明。以和人聲。以火施化。號爲赤帝。大有神通。身長三丈。面如琢玉。赤髮朱鬚。自有兵馬數萬。我主可降。勅旨一道。命往征之。得彼肯來。無不克勝。女皇曰。今居何處。央皇曰。現在南方。地名汾睢。女皇聽奏。遂命以央皇爲使。齎旨星夜前往。央皇領旨出朝。直至汾睢。令傳報入府。

祝融忙排香案。迎接勅旨入堂。宣讀已畢。卽與
央皇相見。叙罷賓主之禮。設席款待。央皇曰。因
康回作亂。皇上伐之不勝。久仰足下威靈。皇上
欽差下官特來相請。萬乞足下以人民爲念。幸
早賜興虎狼之兵。以安主望。功莫大焉。祝融曰。
某曾見康回鐵面毛身。狂智自神。淫泆其身。久
必爲害。當彼之時。卽欲奏帝除之。奈因太昊帝
用之爲上相。故未敢造次。今旣作亂。某當與民
除害。央皇聞言。喜不自勝。告謝回朝。祝融回府。

卽令左右親隨手將傳下號令於教軍場中。揀
選三萬精壯人馬。滔滔蕩蕩而來。傳令於十字
路口。札下祝融入朝。見帝山呼畢。奏曰。臣今奉
聖旨。領本部兵三萬前征亂臣。托主上洪福。一
鼓滅之。臣之願也。女皇大悅。設宴命羣臣陪待。
女皇席間言曰。康回無狀逆蹟。賢卿料盡知之。
央皇保薦。量勝必矣。祝融對曰。康回竊取易數。
自謂天下無敵。臣雖不才。此去定要成功。君臣
暢飲。席散而退。次日祝融入朝謝宴。女皇慰勞

之曰。卿當用心征歟。孤決不負。他日銘之旂常。金石不磨也。命賜戰馬一匹。祝融謝息出朝。卽時催動人馬。殺奔孟河而來。却說康回自殺敗女皇兵後。任選民間美女。朝夕淫泆不休。一日正與鄒氏宴樂。忽聞城外噉殺連天。金鼓大振。小軍報曰。今有祝融兵至。在城外札營。高聲請戰。乞主帥軍令定奪。康回聽罷。大笑不止。鄒氏問曰。夫主聞報。何故發笑。康回曰。我笑祝融一匹夫。不知世務。領兵而來。自送其死於我手乎。

夫人曰何以知之。回曰。吾乃水德。今在北方。自得其勢利。彼乃火星。離南至北。失其勢利。可知自喪身哉。夫人曰。想祝融難逃。君之洞察矣。卽點人馬三萬出城迎敵。且說祝融領兵前來。亦自思曰。我乃南方火體。彼乃北方水體。彼料我離南來北。失其方位。彼必用水淹我。豈知我生于土。備下有土中蘆木。燒成上灰。彼若涌水。我掩蘆灰。何愁不勝。卽暗分付後軍。各帶蘆灰土一袋。候康回敗走。必涌水至。汝等放灰於地。以

掩其水。然後殺進。衆軍得令。各去備灰伺候。却說康回排開陣勢。出馬大呼曰。祝融何不答話。祝融出馬。欠身施禮曰。康共工。汝爲先君元臣。今封諸侯。理該尊君愛民。纔是何任智自神。淫泆其身。墮高湮卑。以害人民。幸皇君寬洪容汝。尙不思改過前非。仍敢抗拒天討。皇君召某來伐。問罪若速投降。某奏皇君赦免前罪。汝執迷不悟。身首異處。悔之晚矣。康回亦施禮大笑曰。汝乃先朝老臣。年亦邁矣。何不知分識時勢也。

祝融曰汝懷不仁。皇君召我擒汝。尚敢出兵對敵。汝不知分。不識時勢。反言說我何也。康回曰。汝於馬上靜聽吾言。汝在南方。至今不灰者。乃得其位也。今領兵入我北境。欲取我勝。此萬萬不能之事。所以汝不知分。不識時勢耳。女皇起傾國兵來。被我一陣殺他大敗。而歸。量汝小國之師。欲爲他人出力。恐不自保。不若請回本國。汝我免傷和氣。不然兵刃無情。那時決無生還之理。祝融曰。吾再三勸汝人非賢聖。不能無過。

足下改過尊主命令。某爲轉奏。免動刀兵。可否。
康回曰。戰得我過。卽便投降。祝融大喝曰。小畜
生。違天不仁。有何大能。敢於陣前恃頑。出此大
言。手拈長鎗。飛來直取康回。舉刀交還三軍。吶
喊助威。二人大戰四十回合。康回詐敗。兜馬而
走。見祝融催兵趕到。心中大喜。口中念動真言。
洪水滔天。沖來祝融。見水一至。笑曰。賊子不出。
老夫所料。卽令衆軍放土灰于地。水一見土。卽
結成堆塊。不能作浪。頓息消平。催兵殺進康回。

見其法解大怒回馬復戰被祝融賣个破綻而
康回一刀砍了个空祝融趁勢一鎗刺中肩上
康回負痛丢刀落荒而逃祝融飛馬追來康回
料不能免又帶重傷大吼一聲頭觸不周山崩
天柱折地維缺天不蒲西北地不足東南遂歿
此處祝融下馬梟了首級捉其家屬回朝正是
鞭敲金鐙響齊唱凱歌聲祝融入朝奏知前事
女皇大悅設宴款待六賞三軍封爲諸侯次日
謝恩回國不知後來如何下回便見

女媧氏煉石補天 第十三回

女皇自滅共工氏之後。天下太平。一日陞殿。召臣娥陵名作笙簧以通殊風。制篴篥以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洽。娥陵承命。使臣奏曰。有不周山百姓前來進奏。皇上可容見否。女皇傳旨。宣入百姓。至殿階俯伏。山呼畢。女皇問曰。汝等不周山百姓。有何說話。百姓奏曰。自祝將軍征康回之後。彼處晝夜不分。只是黑暗。陰風凜烈。不似人世。百姓等取火尋路。

至此望乞我皇上與百姓速作主張。女皇曰：朕
卽命排駕羣臣扈從，令百姓引路前往不周山。
審視只見天昏地暗，冷風逼。舉火照之，西北
方一泓。天缺有七八痕。女皇召神，問其緣由。
對曰：前者康回被臣戰敗，大怒頭觸不周山。此
山乃天中柱，被他觸倒，天遂缺陷。日月亦惡此
天路崎嶇，又兼冷風吹其光焰，所以不從此地
經過。但循中央與南而行，故黑暗也。女皇聞奏，
命百姓且退。卽命柏皇、央皇二臣於五方去彛。

青黃赤白黑五色石。雜七寶於中。入八卦爐內。用火煉七七四十九晝夜。火候已到。女媧氏元。是天生神靈識天文。達地理。明陰陽。念動真言。禱於上下神祇。將煉石懷袖。霎時間雲生足下。昇在空中。遂將天缺。隨處補之。七晝夜補完全。復斷大鼈足四箇。立東西南北四天柱。然後下來。羣臣衆民俯伏迎接。女皇登座。羣臣山呼畢。衆百姓集階下拜謝。復奏曰。百姓等蒙我皇上神聖。今天已補完。得免淒風冷雨之苦。但此處

僻居北方。常黝然昏黑。何以分晝夜。便耕種也。
女皇見奏。卽宣吳二神。豐隆神。二人至。命去召
日月。吳二奏曰。日月家在咸池。此去數萬里。又
兼東海大洋浩茫。難以往回。女皇曰。朕往年蓋
造有飛車。虛空奔騰。瞬息千里。賜汝前去。豐隆
奏曰。吳二有車。臣亦當有車。彼以車。臣以足。恐
難追及。遲悞聖旨。臣之罪也。女皇曰。朕亦曾造
有砲車。可與飛車竝馳。今以賜卿。二人謝恩。領
旨。早有車夫扶車在午門外等候。二人乘車而

去。一日到了咸池。見了日月。日月請二人入宮。

分賓主坐定。命吳剛

仙人名月
中種桂者

捧茶飲畢。二人

將祝融戰共工來歷及女皇召他之意。一一說

明。日月再三推辭。吳二曰。聖上有旨。非某敢違。

兄若不允。須到聖上面前分割。與某推託無用。

今一召不往。二召又來。兄安能得高枕而卧乎。

日月見其說得有理。只得各裝火輪同來。吳二

私謂豐隆曰。彼二人被我等逼迫而行。心寔不

喜。況且他火輪迅速。你我的車兒。定是趕他不

上半路他二人逃走那時何處去尋他我們怎
麼回朝繳旨面聖論劾才力不及罰罪小則棄
官大則罷職何以區處豐隆曰不如棄了此車

你幫日輪我幫月輪他二人縱有通天入地的

本事也沒處用吳二掩口笑曰此計大妙即棄

飛車於奇肱國

後來商湯之時奇肱有人乘飛車到中國豫州界上人得之彼

即毀之不以示人即豐隆亦棄砲車于東海濱

異二所棄車遺法也今東海濱天將風雨即有砲車二人遂幫日月

雲起即豐隆所棄車之遺意也
火輪寅時起身酉時即到行在天子駐蹕之所

日行在是也

適值女皇朝退傳事官奏知。女皇傳旨宣入後殿相見。近臣引四人拜舞。山呼畢。女皇謂日月曰。卿夫妻二人這幾時爲何不行西北方。致令彼處百姓不開雲霧。莫覩青天。不分晝夜。昏暗何也。日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世尊只限臣六時行盡。以照天下。臣尚突不黔。席不煖。何暇以往。況且天路崎嶇。不共羊腸。鋸齒日暮途窮。跋涉艱難。臣若遶道赴之。是自取罪過矣。女皇曰。朕今煉石已補完矣。一望坦平。可極便行走。

卿其勉焉。臣復奏曰：以皇上之神聖，有補天之
大功，不勞人力攪擾，然終不知造化，渾無迹象。
若臣勉強而力行之，臣婦以順爲正，必由此途。
三寸金蓮，臣恐行百里者，半多九十。世尊斷然
不恕，是臣以小惠小忠，開二罪也。女皇初意，決
要他巡遶北行。見說個三寸金蓮，跋涉艱難，未
免有些愛惜其類之意。正是俗云：軍助兵，盜助
賊。蚤蚤助木虱，卽曰朕生平不強人所不堪者。
卿旣量力而行，朕亦自有主意。遂發日月回家。

執事毋得遲悞。日月大喜。謝恩而出。正是回馬不用鞭。不一二時。早到了咸池。却說羣臣奏曰。皇上既不著日月經照。此處將何以處置。女皇曰。朕聞鍾山有神名曰燭龍。常現火光以照幽隱。可令其居此。以安此方之民。卽命祝融去宣來見朕。祝融領旨。直至鍾山。見其神龍頭蛇身。戟髯火眼。祝融自思。好沒來由。日月放他歸去。却要此妖精鬼怪作何用處。正在暗自思忖。忽見他搖身屈尾。火光彌天。祝融嘆曰。凡人不識。

神聖真愚蒙也。聖上召汝來見，現在不周山被

康回觸倒西北方，一派幽暗之極。自是欲燭龍

口銜火以照之，使下民作息有定。息作晝作諸事

超十萬劫，然後放汝歸山。自符胡元正，燧燭龍

承命而往西北，一派於是始分晝夜。光顯則晝光隱則夜

今大漠以北冬春無日，惟夏秋有日影。蓋日月止行中央，與南故也。燭龍神廟之所及，貴顯之家

正月點之羣臣復奏曰：地維缺，尚未補。皇上

何以處分？女皇曰：東南地勢畧低，不妨畱此缺

為江為河，為淮為漢，疏通水道以入大海。西北

一缺須用力補之。既至西北，見其黃濁水滾起，
運抱土石塞之不止。女皇見勢不能遏，教民鑿
河以流黃水，無至積聚。卽今黃河源
星宿海是也。賑濟百姓，
於是西北之民得以安生，頌女媧氏之功德。與
天地共垂不朽矣。命排駕回朝，且聽下回分解。

女皇大封列國侯第十四回

却說女皇自煉石補天之後，天下無事，思柏皇
氏、央皇氏二臣多贊襄之功，皆封爲諸侯。二臣
上表辭謝不允，只得辭朝之國。柏皇氏爲諸侯。

治世爲而不存。應而不求。居於皇人之山。央皇
氏爲諸侯。中國大治。四方采訪使奏聞。女皇大

悅。賞賚加封。又封大庭氏爲諸侯。治其國。天上

星辰增耀。山中鳳出異色。凡五隻。和鳴于上。在今

東平州卽名鳳山都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望之粲然若雲錦

存焉。奏聞。女皇命使加封。又封栗陸氏爲

諸侯。治其國。剛愎自用。朝夕與嬪妃宴樂。有荒

國政。其臣東里子諫曰。主上自治國政以來。不

以國民爲念。朝夕宴樂。今一國百姓。替替主上

遠宜改過自新以免災害。栗陸氏曰：孤乃一國之主，有何罪過？汝爲臣子，敢辱其君，怒令武士推出斬之。自此無有敢諫，任其自欲。天下諸侯聞栗陸氏殺諫臣東里子，各相起兵，殺入曲阜。士民見主不仁，無一向前迎敵者。衆諸侯之兵徑殺至內殿，栗陸氏被柏皇侯殺死。衆侯奏知女皇，以滅其國。又封驪連氏爲諸侯，治政嚴明。整肅，又封渾沌氏爲諸侯，其國太平，萬民樂業。近臣奏聞，女皇屢加封賞，又封赫胥侯爲諸侯。

愛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俱不知使用。爲作事。業。行不知止。坐不知卧。皆鼓舞爲遊。含哺爲嬉。三五成羣。晝則出而共樂。夜則息而同眠。飢則相期而食。渴則相邀而飲。莫知作善作惡。無有煩惱之人。其國不勞而治。秦聞女皇。加封進爵。赫胥侯沒之日。民咸嚎啕大哭。又封尊盧氏爲諸侯。治政居於嶺臺之陽。仰觀天地。俯察萬物。精明治法。葺天下之故而新之。世用始平。其國中。大治。秦聞女皇。賞賚甚厚。又封吳英氏爲諸

侯治政。人民尚少。草木鳥獸頗多。人民多遭其害。吳英氏教民用兵器隨身以殺鳥獸。民頗得安。女皇聞知賞賜加封。又封朱襄氏爲諸侯治政。天下世用初定。忽一日天降恒風吹刮飄蕩。草木生果皆落不實。朱襄氏不悅問於羣下。有臣土達奏曰。今地中草木不實。諸果不生者爲恒風吹裂。地氣不聚故也。朱襄氏曰。似此何以制之。土達曰。主公可效太昊帝作五絃之琴。應節引陰氣而來。必定陰氣降。草木自然無事矣。

朱襄氏聞奏。卽令作五絃之琴。成。頒國中人民。習而彈之。果陰氣降。羣臣定。朱襄侯大喜。重賞土達。女皇聞知。遣使封賞。又封葛天氏爲諸侯。治政。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臣賢民良。一日設朝。有三老者。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於朝外。葛天侯命宣入。問之曰。汝等此歌。爲何事。而設三老。叩首曰。民等幸逢盛世。一國安康。故作八闕歌。以慶太平。侯曰。何謂八闕。老人奏曰。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草木。遂。四曰奮木。實。五曰謹天。

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是謂廣樂。此愚老等少頌此八闕歌。以酬我主盛治之德也。葛天侯聞奏大悅。重賞三老而退。將八闕表奏女皇。女皇命使加封。又封陰康氏爲諸侯。其時天上多雨。莘野之處。地名後伊尹耕莘野卽此水瀆不疏。陰凝陽閉。人鬱於內。脉理滯下。而多腿腫。陰康侯親出教民通溝渠。以木排於地下。今之地板以其遺法。以和關節。以去溼氣。於是民賴得安。女皇聞知。封賞有加。又封無懷氏爲諸侯治政。

行生以德安形。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
形。勤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
死不相往來。傳之曰無懷氏之民。而其國大治。
女皇聞知。命使臣齎勅加封。不題却說女媧氏
自接伏羲氏爲帝起。治天下八百年。壽九百歲。
而崩。其臣一十四氏。皆封各處地方。以爲諸侯。
相輔王室。各皆傳之子孫。共治天下一萬零八
百年。繼之炎帝神農氏出焉。今以十四氏次序
列於後。以備參攷。

共工氏 柏皇氏 央皇氏 大庭氏

栗陸氏 驪連氏 渾沌氏 赫胥氏

尊盧氏 昊英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無懷氏

神農教民種五穀第十五回

却說炎帝神農氏乃少典君之子少典娶於西

嶠氏之女名安登生二子長曰有年次即炎帝

母感神龍而生帝於姜水地名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因以

為姓神農幼而靈異長而齊聖淵懿身長一丈

九尺牛首龍形。民間其賢，咸來歸附。以火德王。

故曰炎帝。代伏羲氏之後，益修厥德，建都陳城。

地名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遷都曲阜

邑名今山東兗州府

坐於朝，文武

百官朝賀拜舞畢。炎帝曰：朕蒙卿等推戴為君。

以攝天下。朕才德不足以王。凡有可為，不惜勤

勞。自當勉而為之。衆臣皆曰：聖上繼天立極，人

民自安。無勞聖慮。帝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朕

每自思，自三皇以來，繼之伏羲之世，俱思及民

朕何敢尸位受祿。今觀人民，雖得匹配居室而

飲食皆禽獸草木之實。此等之物。止可暫飽。豈能久食。若久食此數物。只恐木實不盡。禽獸有盡。食之一盡。則民無食。不免飢餓而歿矣。朕甚憂之。必得一久食止飢之物。卿等有何長策。明以教朕。衆臣奏曰。聖主洞明陰陽。幽察鬼神。必知此事。臣等愚昧。不能通達。須得聖主教之。帝曰。諸臣且退。待朕再思。而行之。諸臣退出不題。却說炎帝原納恭氏名聽。諤爲妻。其天性大賢。神農爲帝。遂立聽諤爲后。帝退朝入后宫。悶悶

不悅后問曰臣民推尊君上天下此乃至極地
位今見夫君眉頭不展面帶憂容是爲何也帝
曰賢卿有所不知凡爲君者要憂民之憂者民
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方爲君職
今民有憂色朕爲萬乘之君豈可獨樂哉后曰
憂民何事教妾知之帝曰民有大憂民今不知
朕知其憂爲之慮也后曰君旣先知代其先備
則民無憂矣帝曰然今天下之民飢食禽獸木
實朕慮日後食盡而民不免飢餓歎矣思欲救

之未得良法。故此不悅。后曰。今天下草木之實。民既採而食之。我主可親臨其地。有食而難化者。卽收而種之。若一年出一次。或二次。命卽收種而藏之。以爲一年之計。豈不長久哉。帝聞此言。踴躍大喜。曰。賢卿之言。金石之論。帝寢不安寐。次日黎明。早朝陞殿。文武兩班齊列。朝賀畢。帝曰。昨者朕思如何得民有長久之法。尋思一時無計。入見朕后。其見甚明。草木之實。朕欲親至民間採食之處。看其如何。然後收藏之。羣臣

叩首而出。各列兩傍。扈從。帝命排駕。文武百官。隨駕而行。離城有五里之遙。時悠遊原野。見小民於草中採食。帝召之而問曰。汝等所採草實。來年可更有否。民奏曰。此幾種草實。今年採食一次。來年生者。乃是此草實。失落於地。來年復出。成草。草上又結實。如此一年一次。止此六七種。俱可充飢。今小民等一日食三餐。而腹自飽。帝命取來觀看。其實皆黃殼。內白粒。或赤粒者。今之早來晚來。糯米三種是也。又有軟殼者。今大小麥是也。又有極細

尖角者。今之大小帝一一觀畢。問衆民曰。汝等

取去。何以食之。衆民奏曰。春去其殼。煮而食之。

可以止飢。帝又問曰。樹木上有結實者。汝等亦

採去。此作何用。衆民又奏曰。樹木之實。不能止

飢。只可與小兒作點心而已。帝聞民奏大喜曰。

此數種既可食而養人。朕爲之取名曰五穀。夫

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朕今教汝等。今年收此

種。待明年春季春之時。種於地中。待其出苗。移栽

於淫濕之地。用糞以滋之。比往年不移不滋者。

定然多結實矣。汝等依朕之言。自今行之。越時
而作。勿致一年失望。衆民皆叩首拜謝。去種命
排駕回朝。分遣使臣領旨頒行各處諸侯。令民
皆依此法而種。使命領旨告知四方。天下人民
得旨。各各遵依。至次年季春。下種移栽。淫濕地
用糞滋澆。其種出秧。移栽濕地。滋澆糞者。一草
百粒。不移不滋者。一草一粒。見分彼此。民得足
食。萬姓懽悅。年年依此法。路傍皆是五穀。爭貢
神農帝。帝俱厚行賞賜。不題。一日帝出畋獵。見

民栽插辛苦。汗流如雨滴。發嘆曰。盤中之餐。粒

粒皆從辛苦得來。即召民向前教之曰。爾等可

斷木為耜。斷削也。耜音似。起土。揉木為耒。揉曲木也。耒音累。耜

柄也。今耕用必用者。則爾等不致受此辛苦矣。農民叩謝。

即時回家造之。次後使用。果行其便。帝亦頒式。

天下皆依式造用。民大歡悅。此神農帝傳萬世

第一功也。後賢聶夷中讀史至此。有詩曰。

鋤禾日當午 汗流來下土

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

親嘗百艸療民疾 第十六回

却說神農氏既教百姓耕種益利於民民心大
悅一日帝同百官出獵見百姓面皆黃腫有風
溼之病帝心不安甚憐之回朝陞殿羣臣侍立
帝曰朕出巡四郊見民臉有黃色身似浮腫必
有疾病或虛者實者寒者熱者或寒熱相半者
朕想非藥不治須徧採天下異草朕親嘗之若
性寒者彙治熱病性熱者彙治寒病其體虛者
用補藥實者用清藥如此則民不至於夭歿也

羣臣聽罷皆再拜而奏曰。我主天恩施及人民。無有疾病之苦。雖三皇至今未有如是者。聖上莫大之功。萬世感戴矣。帝大悅。傳旨曉諭天下。凡地中所出各色草木。俱要連根收取。解至京都。羣臣皆散朝而出。使臣領旨往各鎮諸侯處。衆諸侯接旨。傳與守土官員。着鄉民取採草木。葉根前來交納。不一載。衆諸侯各將天下草木。葉根枝皮俱取齊。解入京都。炎帝設朝。羣臣山呼禮畢。傳事官奏曰。啟上我主。今有各處諸侯。

解到藥草。見在朝門外候旨。帝命宣入各解官。呈上草木等藥。或有百樣者。或有五七十樣者。或內有相同者。帝於龍書案上。一一觀看。大悅。命內使扛入後宮。厚賞解官。而回朝。散百官退出。帝入後宮。莽氏接駕。禮畢。后曰。主上退朝。何晏帝曰。朕前出巡。荒郊因見民人黃腫有病。非熱卽寒。非虛卽實。故此生疾。朕思地中草木。根葉必有冷熱溫涼之性。朕遣使命天下諸侯。凡有草木枝實。俱解入朝。昨各處皆進至矣。今令

扛入後宮。朕必親自嘗之。賢卿無離朕傍。倘遇
有毒之藥。以便制解。后領諾。帝命排香花燈燭
拜告天地。祈禱已畢。坐于螭龍御座之上。卽命
左右近侍將各處進來之藥。一一揀視。同者去
之。不同者。皆親嘗之。但見其先試嘗甘草味甘
平無毒。善能解諸藥毒。藥中最良者。故首戴之。
本草。次嚼烏梅。遠齒酸而津液生。纔及皂角。入
鼻嚏。以氣通。嚙花椒而氣開。噉辣芥則涕淚滋。
陰膠知疽發所在。硝末救腦痛欲亡。龜尿解毒。

鼠骨生牙。血投藕而不凝。漆得蟹而自散。龍髓可熬桂作水。蟾膏乃軟癰如泥。若此之類。不可

枚舉。一日遇毒藥十二味。神而化之。命后將此

瀉溫涼寒熱等藥。各放一處。帝辨其君臣佐使

之義。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方書今之本草

藥性是也。帝百藥嘗完。一日陞殿。羣臣朝畢。帝曰。朕

今將諸草木果葉根皮。俱親嘗過。皆識其藥治

某病。補瀉溫涼寒熱冷燥。無有不別。分爲君臣

佐使之用。以療民疾。作有方書。可法。頒布天下。

使萬民永不受其痛苦矣。又令民用山水爲飲。水不可飲者。朕亦爲之辨別。凡泉水非自出者。深淵之處。久滯不乾。污濁毒聚之水。切不可飲。人若飲之。不歿卽病。惟開地深丈餘。自然水出。名曰泉水。清而且甜。方可飲之。則疾病不生矣。羣臣奏曰。自三皇繼立。民物雖夥。代有制作。如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自若也。自我主初得天下。卽興救民之心。憂民之食。閔民之病。斷木爲耜。揉木爲耒。教民樹藝五穀。躬親畝許耕種。

收藏農事有賴矣。又見天時寒燠，民常患之。我
主親嘗藥味，察寒溫平熱之四等，辨君臣相佐
之二區。一日之間，遇十二毒。幸天化之，不受殘
害。乃作方書，以興醫道。民有疾病，皆蒙聖惠。復
穿地爲泉，不致毒水之染。恩垂萬世，賴無窮功
德矣。帝聞奏大悅，重賞羣臣而散。自炎帝治世
以來，其俗朴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
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利天下之民，聚
天下之貨，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天時

人事。可稱聖世。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精衛公主訪神仙 第十七回

却說神農帝所生一女名曰精衛公主。以其喜服黃精也。年一十五歲。生得面如傅粉。眉似遠山。椒眼朱唇。螭首蜂腰。真個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尚未曾招附馬。一日暮春之時。心無聊賴。喚侍女同往御花園遊玩。見蜂蝶眷戀花心。忽所採花心。被風吹落一瓣。蜂蝶卽棄。復採他花心。公主發嘆謂侍女曰。人生在世上。

豈能顏不改。你看那花盛開時。蜂蝶前來恣採。稍損一葉。遂去此而戀彼耳。正是相思時作浣花女。重到誰爲載酒人。那得長生不老之術。遨遊世外耶。徘徊久之。不覺紅輪西墜。玉兔東升。只見芳氣襲人。隱隱有車聲從空中來。漸漸近前。乃一女子。年可二十許。形容體態。不減公主。旁有了鬟二人。身著青衣。手執異草數莖。隨與公主施禮。分坐畢。謂公主曰。吾乃西王母是也。適從東海來。欲歸西崑去。聞公主有出塵之想。

故特至此爲汝洗濯凡心。公主曰。閨中少女。敢勞仙母遙臨。但不知仙在於何處。仙景與中國何如。乞一明示。王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中州之外。如赤縣神州者。有九環居四方。仙人常在東西二方。南北無之。東方多在海中。西方多在山頂。公主曰。請問東方之景。王母曰。東海中有五山。一名岱輿。二名員嶠。三名方壺。四名方丈。五名瀛洲。皆仙人所居。但岱輿員嶠方壺方丈奇景少。奇景多在蓬萊瀛洲二處。去中國數十

萬里。所居皆金宮玉殿。紫閣瑤臺。花木常如二
三月。人俱長生不死。公主曰。請問蓬萊景致。王
母曰。蓬萊有又視山。山有金池。水石泥沙皆有
金色。復生金莖花如蝶。人皆帶之。故彼處人云
不帶金莖花。不得到仙家。公主曰。請問瀛洲景
致。王母曰。瀛洲有聚窟山。山生十樣草。皆名還
魂草。人既死後。取而服之。卽甦。一名震檀。十種
中之最上者。又有玉膏山。出泉如酒。飲之返老
還童。公主曰。請問西方之景。王母曰。西崑之山

有六。皆在崑崙之頂。一曰玄圃。二曰積石瑤房。三曰閭風臺。四曰華蓋。五曰天柱。六曰承淵。皆瓊樓玉宇。吾所居處。卽承淵山也。公主曰。二女手中所執何草。王母曰。早從瀛洲歸。小婢折來爲嬉。一種卽震檀。一種影木也。日中視之一葉百影。汝欲之。卽以惠汝。公主曰。今往東海。如何可到。王母曰。須造凌風舸。自東萊下海。不旬日可達。必要堅意向道。始可到彼岸也。稍一不堅。怪濤湧水。隨處橫生。言訖。王母辭去。公主大喜。

心勃勃就寢。次早起來。崇知父母欲往東海訪
仙遊覽勝景。或一二月卽便回來。帝曰。我日前
親嘗百草。見茯苓大有補益。用水洗去黑皮。搗
末浸酒封固百日。日服七寸。久服不斷。一年易
髓二年換骨。三年腸化爲筋。額有夜光。玉女來
侍。亦可成仙。何必往蓬萊瀛洲而後快耶。况仙
凡異路。且隔海數萬里。以一女子輕弱之身。蹈
不測之險。倘有長短。叫父母淚灑何地。公主固
執要行。后曰。汝父亦有仙氣。醫盡了半死半活。

的人所言豈不合理汝勿執拘公主見父母俱不允其去啼哭滾倒在地父母再三勸解並不回心只堅要去帝雖神聖不離人情未免有些姑息幼女之念扶起謂之曰吾今令人造船送汝去須一二月作速回來毋牽父母倚閭望也公主聞言回悲作喜収淚謝曰父皇成兒此去果若成仙卽來超度父母帝發帑銀二千兩差官往東萊揀選木料興工造船隨撥壯兵二千護送公主上船下海公主辭別帝后而行一路

上左右侍從宮娥各執綵仗導引。逢府支糧過縣添夫。不則一日。早到東萊。却說公主自幼不離襁褓。未嘗眼見一美男子。一旦出官闈。到處百姓都來觀看。公主見一少年。儀容絕世。丰采俊雅。不覺動了塵念。正是仙樹有花忙問種。異香聞氣不知名。令侍女召他前來。詢其年庚。姓名籍貫。以玉釵二股賜之。曰：待我成仙回來。稟白父王。招汝作駙馬。此時雖不野合。超出桑中萬萬。而道心稍移。終久半塗而廢。不想東王公

往西崑探西王母正好回來雲頭聽見此語急
歸蓬萊遣使速召東海龍王分付曰今有精衛
公主特來求仙何意凡心不淨道遇美男遂熾
求婚之想初尚如此倘到蓬萊瀛洲此間玉色
仙童不可指數彼且將爲鶉奔之所矣再得不
老不死之方仙規帝勅徒供一女玩弄是尤物
也俟彼船到發鳩山名在中央你可大興波濤覆溺
其舟龍王領命而去正是莫道陰陽無報應舉
頭三尺有神明時公主同數十侍女坐船艙之

內各船皆護衛官軍舟發東萊舟人方謂此處多危磯暗石舟又巨大或恐難行不覺一二日過了勞山成山黑水洋蓬頭雪浪等處喜危磯暗石一無所礙正是福兮禍所伏使出港之時到處險阻彼且何由得到大洋以致覆溺之禍事該如此公主見舟出大洋心裡自思此去到蓬萊瀛洲先取玉酒震檀等件然後拜訪仙童逍遙二處一年半載回家多帶長生不老之藥分賜所見少年夫婦俱仙玉顏不減豈非大快

事哉。五六日舟近發鳩山。陡然颶風大作。波浪如山。須臾舟覆。溺于萬丈深潭。那龍王見一個嬌貌女子。卽連忙救護。拉入龍宮水晶殿。求其配偶。公主感他救護。思欲報德。見其面藍如鬼。目光如炬。髯若棘刺。肉若粗沙。回想東萊少年。忽忽如有所失。欲歿不捨。欲回不能。怨氣感充。遂化成小鳥。銜南山木石。填塞東海。至今尚然。人因呼曰精衛。却說帝后見女去久不歸。差官往東萊尋討。那有首信。後傳公主被溺發鳩山。

差官回奏帝后涕泗懊恨而已後人讀史至此
嗟其女子定力不渝有詩爲証

趨避凋華自古然
玉顏獨肯問神仙

孤身萬里凌滄海
絲髮雙親付碧天

曠野有盟操不褻
深濤尤許力爲填

世間多少奇男子
爭向枝頭說杜鵑

但不知後事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百姓爭殺夙沙氏
第十八回

却說炎帝一日升殿兩班文武朝賀山呼禮畢

羣臣奏曰。今有北方諸侯。夙沙氏叛亂。貪財好色。遠忠近佞。重斂百姓。擅動殺伐。有臣箕文諫而殺之。行此不仁。奏請我主興兵征之。帝曰。非夙沙氏不仁。皆朕不脩厥德。故有夙沙氏叛亂。朕當益脩厥德。則夙沙氏反邪。皈正矣。不肯動兵。衆臣退出不題。話分兩頭。却說夙沙氏之民。自相言曰。今聖君又不忍興兵。而夙沙氏叛亂。猖獗益甚。則我等父母妻子。皆不可保。爲今之計。到不如衆人會議。妥當約至八月十五日。同

至朝中除此殘暴我等免得反遭塗炭衆民大喜各各回家預備器械至期舉事夙沙氏不知仍舊虐民百姓鼓噪殺入放火燒宮夙沙氏自出迎敵衆民齊心亂鎗截來登時殺死將首級入都見帝奏曰自聖君治天下無不施恩於民民受其賜頌德沾化不想民等命乖遭逢國君不仁不聽臣諫反殺諫臣箕文臣等恐動聖上之兵百姓同心以殺夙沙侯來歸其地今入朝請罪帝曰主旣不仁民何不安旣殺諫臣汝等

豈有不遭其害者此非汝等之罪乃一國民之

功也言罷厚賞衆民遣歸本國隨頒赦書大赦

天下民皆大悅自此炎帝以德服民南至交趾

國名今安南也北至幽都古郡名今順天府也東至暘谷淮南子曰暘谷

山名日出之所西至三危山名在陝西有都司莫不從其化於是

宇內奠安天下太平帝南巡狩崩於長沙之茶

鄉今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也在位一百四十年壽一百八十

一歲歷八世至榆罔帝而亡神農既崩天下百

姓豪陶慟哭今人受五穀食者帝之力也

釋疑載伏羲人身蛇首神農人身牛首

趙雪航曰。殊不知天地開闢自盤古氏之後。有天地人三皇相繼而立。凡一百五十世。當混沌之時。初無此等異相之人。羲農二聖。乃繼天立極之君。開物成務之祖。故有此怪異之貌乎。當時天下諸侯。北面而朝。咸尊其制度。稟其命令。豈有蛇首牛首之怪。坐於天位之上。主宰天下乎。其不足信也明矣。

丁南湖曰。蛇首牛首之相。不爲怪異。蓋模擬

略似云耳。若仲尼面似蒙俱，周公身如斷齧。傳說體似植鱗，準陶色如削瓜，皆是也。獨怪後世塑立義皇等像，乃塑出真蛇牛之形，以污辱先聖，大甚矣。

王子承曰：後世傳言神農乃玲瓏玉體，能見其肝肺五臟，此寔事也。若非玲瓏玉體，嘗藥一日，遇十二毒，何以解之？但傳炎帝嘗諸藥，中毒者能解，至嘗百足蟲入腹，一足成一蟲，遂致千變萬化，炎帝不能解其毒，因而致死。

萬無是理此訛傳耳原炎帝所嘗者百足蟲
未嘗蟲類也安有百足蟲而毒之乎况炎帝
後又作方書當彼嘗蟲卽歿而方書又是誰
所作甚可笑也高明之士請試思之

七帝繼傳承天下 第十九回

却說炎帝旣崩羣臣奉太子名臨魁卽位臨魁
係皇后蒸氏所生享太平天下在位八十年而
崩傳子名曰承爲帝在位六十年而崩傳子名
曰明爲帝在位四十九年而崩傳子名曰宜爲

帝在位四十五年而崩傳子名曰來為帝在位

四十八年而崩傳子名曰襄為帝在位四十三

年而崩帝裏生子名節莖莖生子名克及戲節

父子三人皆不在帝位克生子名榆圀乃帝裏

之曾孫也即帝位遷于空桑

地名在河南開封府陳留為政

專求急務乘人而鬪其捷法多酷民羣臣怨望

諸侯攜貳多有不歸却說蚩尤人乃炎帝之裔

自小喜兵書好爭戰及長作刀戟弓弩荒縱無

度日肆其惡興兵作亂登九淖

地名出洋水發源崑崙

殺至空桑榆。帝一日設朝，兩班文武山呼畢。

使臣奏曰：今有涿鹿

即此京涿州也

姜蚩尤作反，以亂

天下，兼併諸侯，無人敢與爭鋒。今已殺至空桑

聲言欲奪我主天下。人民驚惶，望我主早作良

圖，發兵迎之，以解朝野之憂。帝聞奏，大驚，忙問

羣臣曰：蚩尤不遵王化，妄自猖狂。今兵至此，卿

等誰去迎敵？連問三聲，無人可應。忽右班部中

閃出一人，跪下。帝視之，乃少顯人。也。見居左衛

將軍之職，奏曰：文武諸臣皆知我主為政專求

急務乘人而鬪其捷。今皆不肯用命出力。帝曰：爲今之計，然則若何？少顯曰：臣願捨微軀，領兵出敵，以報陛下。帝大喜，卽發兵三萬，命少顯出城迎敵。蚩尤退兵之後，大加封賞，贈酒三杯。少顯謝恩，文武朝散。次日黎明，少顯領兵出城，札營。排開陣勢，怎見得頭戴一頂鳳翅紫金盔，身穿一領花錦絳紅袍，身長一文八尺，眉清目秀，齒白唇紅，手提一口大刀，騎坐一匹青鬃千里追風馬，驍出陣前，大罵背逆之賊，何在？蚩尤卽

出馬怎生打扮。頭戴束髮金冠。身穿百花戰袍。手持方天戟。身長二丈。濃眉濁眼。巨口剛鬚。坐下烏龍馬。立于陣前。應曰。姜某在此。來者何人。少顥曰。吾乃帝前左衛大將軍。少顥便是。蚩尤曰。彼爲君。汝亦臣。我爲君。汝亦臣。今榆罔不德。人民怨恨。故某舉兵。以伐無道。汝何助惡。阻吾少顥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有定位。汝何不守乃職。妄自尊大。殺害生靈。起兵造反。是何道理。蚩尤笑曰。正爲你朝堂君不君。臣不臣。民心

不安。其故與兵與民除害。何言我不臣耶。汝若知命。及早退去。自守其職。喚榆罔來。我殺性起。玉石不分矣。少顯大怒曰。狂賊焉敢陣前搖唇鼓舌。舞動大桿刀。分頭劈來。蚩尤亦怒舉方天戟。赴面交還。兩家這一場廝殺。兩疋馬。八隻蹄。蕩起一縷征塵。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刀來戟架。戟去刀迎。約戰六十回合。不分勝負。蚩尤暗自施法。大霧迷漫。涌出洋水。少顯兵那分東西南北。四散奔走。少顯逃入城中。堅關不出。蚩尤督

兵圍待水泄不通。少顥入見帝言戰敗事。今圍城攻打甚急。帝大驚失色。謂之曰。似此怎生奈何。少顥奏曰。蚩尤勇冠三軍。况其有妖術。難以制之。臣料蚩尤來此。涿鹿空虛。不如今夜殺出城去。奔涿鹿以避之。再作區處。帝依奏。暗傳號令。三更時分。少顥保駕撤下官眷。從西門殺出。仁奔涿鹿逃走。蚩尤追之不及。殺入朝堂。走馬登殿。大賞三軍。整兵復來涿鹿。不題。

軒轅救駕滅蚩尤 第二十四回

却說榆罔帝同定少顯那顧得晝夜辛苦儘力

闖入涿鹿空桑走涿鹿如立足禾穩蚩尤趕到

是時榆罔不德而世道衰諸侯自相征伐榆罔

又自侵陵諸侯諸侯益叛之天下大亂榆罔不

能制蚩尤坐位起兵追至涿鹿受困日久時有

軒轅聞知統兵三萬自來涿鹿救駕正遇蚩尤

與榆罔少顯兵大戰榆罔大敗走避空桑之野

軒轅當先殺出毛撚長鎗大喝蚩尤曰匹夫不

得無理帝雖不德汝為臣子安可縱欲亂天下

耶蚩尤不答持戟便刺軒轅用鎗隔開這一場
大戰。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兩疋馬滴溜兒旋繞。
各各抖擻神威。那肯一點放開。二人戰有兩箇
時辰。三軍看得目瞪口呆。怎見得有詩爲証。

馬打交頭過

將軍展臂開

圓睜怪目眼

各自看兵來

軒轅那條鎗端的神出鬼沒。蚩尤拚死力敵。有
一百回合。骨軟筋麻。大敗落荒而走。軒轅不捨
隨後追來。蚩尤卽于馬上作法。雲霧漫天。軒轅

之兵對面不能見人。蚩尤翻身催兵殺回。追兵被霧遮迷。心慌手亂。各自逃生。軒轅鳴金收軍。折此一陳。安下營寨。自思曰。蚩尤戰我不過。擒之甚易。誰料此賊能作大霧以迷我兵。想蚩尤猖狂。只靠此術。今且勿與戰。待我作一指南車。指南車乃軒轅所制。卽今之羅經是也。原蚩尤之兵在南方。軒轅之兵在北方。故造此車。指殺南方而去。云以定東西南北。我兵不被迷。此賊可擒矣。分付衆將士。緊守寨門。不可出戰。頒式教軍中造指南車八乘。軍士依式造。堯軒轅傳。

下號令軍士皆穿黃衣打黃旗遇霧一起卽將指南車在前望南殺去無有不勝衆軍得令准備交戰却說蚩尤自恃興霧之術披掛索戰於陣前大叫曰敗兵之將不思退去敢來再戰麼軒轅出馬笑曰昨日若無大霧汝已爲刀下鬼矣今日與汝決一死戰休得罷兵蚩尤曰我不罷兵汝莫要走言罷二馬相交兵刃並舉戰三十回合蚩尤敗走軒轅卽令將指南車推向前隨後奮力追趕蚩尤馬上作法大霧四起後人

有詩一首單道淺術不能濟大事云

百萬軍前劍戟寒如何薄技保全安。山河未
得收爲一將帥寧須巧設端。咫尺風霾貪不
辨縱橫天地失迷寬千秋掩史紆籌策惟有
純臣德最難。

却說軒轅見霧一起催動人馬將指南車望南
殺進蚩尤回身殺轉見追兵不退心下驚慌所
恃者霧今已破解只得大戰軒轅手起寶鎗刺
入胸堂負痛棄兵而逃遂歿於中翼涿鹿

地名一時

皆殄滅於經繼之野。又姜蚩尤墓在軒轅。緊取
山東壽張縣。想身首異處。故別葬焉。軒轅緊取
蚩尤首。綴號今天下。却說榆罔爲帝。不改前非。
仍是不仁。軒轅聞知。嘆曰。此民之不幸也。上表
正其不仁。榆罔不聽。軒轅興兵至空桑。榆罔自
督兵出迎。少顛遙謂軒轅曰。汝殺蚩尤。有功於
朝廷。不待封賞。今妄自興兵至此。爲何。軒轅曰。
主君有德。兆民賴之。主君不仁。萬民塗炭。今汝
爲臣。不能致君布德。反助惡害政。尚敢陣前饒
舌快請。君上見吾。以正其過。少顛曰。汝乃臣下。

房山行錄 卷二
敢誣主上舉刀望軒轅劈來軒轅持鎗忙迎戰
二十回谷少顛敗走軒轅趕來少顛同榆罔奔
阪泉之野地少顛被軒轅一鎗刺死榆罔亦自
刎而亡軒轅具棺遂葬於阪泉榆罔在位五十
五年自炎帝八世共五百二十年是時衆諸侯
咸知軒轅斬蚩尤正榆罔天下無主皆推立代
神農氏爲萬民之主是爲軒轅黃帝不知後事
如何且聽下回便見

按鑑編纂開闢衍經通俗志傳卷二終

